

右派的策略和毒餌

民盟盟員 喬丕成

一、先談右派分子的策略。既右派分子就不是一个人，而且是掌握了充分根据的（見人民日報編輯部和機械系同學座談），所以我發表意見也要根據人的言行來分析。

右派的策略有以下幾點：“畫皮”向黨員臉上摸黑，把積極份子醜化，向群眾撥冷水，篡奪領導。

人們聽到一個故事，這故事是說一個鋸齒獠牙的妖怪畫了一張美人的皮穿在身上，因而贏得一個人的愛，最後這個人終於看到了這個妖怪正在畫皮，顯露了原來的猙獰可怕的面目。這故事在今天教育的意義很大。

回頭再看看右派分子。這些人給自己先畫一張皮，說什麼“我在地下幫助過共產黨”，“我曾要求入黨”，“忠心耿耿，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等等好名詞。這些好名詞本來就是好的，的確絕大多數人也是這樣想和這樣做的。右派分子利用這些字眼是要向群眾裝扮出一副美人的面孔，使人着迷，然後再感染你，使你跟着他走，上他的當。

施展這一着之後，就要弄妖魔的本領，把共產黨員一股腦兒打死，在他們臉上抹一層黑，或者是抹成小丑，把他們說成一丘之貉，“主宗官集團”（如劉景芳教授所說）。這樣就把共產黨說成是一塌糊塗，一團漆黑，於是群

眾忿怒了，右派分子稱快了。

這時如有積極分子說句公道話，也難開口，因這些人已被綑綁起來了，右派份子已經把他們形容得是些阿諛奉承之人，拍馬屁，投機，聽話，奴才等等。於是有的積極份子閉口了，有的灰心了，有的觀望了，有的思想混亂了。然而不是都這樣！

這時廣大的群眾中也有一部分人被右派份子爭取到了，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跟着他們走了。然而也僅僅是一小部分！

二、右派分子的毒餌。
請看吧！右派分子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真正是昏頭昏腦。他們怎樣做呢？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章伯鈞要搞政治設計院，儲安平要坐政府重要位置的交椅，章乃器竟說拿定息不是剝削，就是在我們鋼院，也要求他來治校，不要黨的領導。

三、然而實際的情況並不如如此。這幾天來工人說話了，農民說話了，廣大的知識分子說話了，鋼鐵學院的老教授們也說話了，學生也說話了，積極分子說話了，群眾也說話了。

真理究竟是真理，毛主席的講話給了我們武器，把右派分子的原形，照得無處躲藏，渾身發抖。這證明中國人民的覺悟是高的，能明辨是非的，真理一定會戰勝，右派分子的陰謀必不能得逞，把他們徹底擊潰，就如同我們曾經擊潰胡風分子那樣。

思，你們為什麼要修改他的稿子？”民主牆上有些大字報也提到了這件事，為此，我們特作如下聲明：

（一）劉景芳先生在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是劉先生自己整理修改後交院刊發表的，

編輯未作任何修改（由於排字中個別字的差錯，我們已遵照劉先生的意見予以更正了），而且劉先生為了慎重起見，親自進行了校對（在校對時，劉先生又作了修改。比如：5月31日發言原稿的最後劉先生是這樣寫的：“我們的要求：（1）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治校政策和制度；（2）在學校中，黨政要分開，要注意學風，是學府而非官府；（3）把學校交給內行人來辦，黨員內行者可參加，但不應一黨包辦一切，命令一切，必須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气氛；（4）要求講助參與校政。目前要求：（1）整風應請黨外人士參加，了解黨員檢討的情況，向他們學習，提高自己。（2）“主宗官”不能整“主宗官”，要求市委或黨中央來領導整風。（3）對肅反情況要群眾加以審查，重新估價。（4）特別班必須取消：無人愿教，下學期無人來教時，恕不負責。（5）請公開回答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劉先生修改後即如院刊所發表的）。劉先生給院刊的原稿及一分校對原樣仍保存在編輯室，必要時可以對正。

（二）“劉景芳在5月31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標題下的三行黑體字，是編者從劉先生原稿中抽出的原句排印在前面的。我們認為，為了突出稿件中的某些重要言論，編輯室完全有權這樣處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也都是這樣做的。

（三）劉景芳先生的稿件是由院刊副總編輯謝為楠（無黨派人士）處理的。謝交校樣給劉校對時，劉先生聲稱：“你們太客氣了，一個字不給我改。”然而，當同學訪問劉先生時，為什麼劉先生又說編輯錯改了他發言的原意呢？我們不了解劉先生講了這句話沒有，如果劉先生真的講了，我們認為這是不符事實和有傷院刊威信的謊言，故此公開聲明；如果劉先生沒講，是同學誤傳了劉先生的言論，我們希望劉先生公開地解釋一下。

院刊編輯室聲明

這幾天常有人來院刊室質問編輯：“劉景芳先生說他的發言不是那樣講的，不是那個意

大字報園地巡禮

詔 韻

北醫的“炸彈事件”是階級敵人狂瀾的信號，它更加喚起了我們的警覺。次日清晨，片刻間，整個大字報園地是一片聲討的宏音：“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堅決肅清反革命！”“讓敵人在我們面前顫抖吧！任何想挑起我們混亂的企圖，將都會遭到我們無情的打擊！與此同時，“亂彈社”心血來潮的“亂彈”，引起了廣大同學的反对，在斥責聲中，“亂彈社”奏起了輓歌，一命嗚呼！

朋友，當你走過大字報園地時，你應當“下馬看花”，在那裏真理閃爍着耀眼的光芒。

關於治校之事

民主牆上爭論着如何治校的問題。圖書館出納股的同志寫道：反对劉景芳教授的“內行人”治校方案。所謂內行人，劉先生說就是教授、講師、助教；三者之間又是教授為內行，所以“內行人”治校之意，實際上就是“教授治校”。院長辦公室小組寫道：所謂“內行人”治校的本質，就是教授治校。但過去教授治校都是少數人把持校政，形成學閥，各種小集團、小宗派，互相傾軋，互相排擠，結果還是把學校弄得亂七八糟。我們不同意“內行人”治校，也不同意其說黨在學校中僅負責思想領導工作，這種說法是企圖削弱黨在高等學校中的領導作用，實質是反对黨的領導。我們也不同意馬如璋先生表面上同意黨的領導，實際上又悄悄地用所謂比黨委制形式更好的院務委員會來代替，無形中取消了黨的領導。我們堅決擁護黨領導學校，黨不僅能領導學校，而且能夠把學校領導得很好，過去幾年的教學改革取得很大成績就是明証。

機六〇·九幾位同學在“反对這種態度”中寫道：“……劉景芳教授的內行人治校說法，必須補充，黨委也是內行人，思想工作的內行。因此，黨委、教授、民主人士和全院代表都應參加院務會議，組成院務委員會。它應有最高的權力，黨委無權否定它的決定，黨委的領導

表現在：黨委的說服教育，黨委委員以個人身份參加院務委員會，黨委以黨名義提出建議，黨委監督學校，通過上級黨委和上級行政來領導學校。……”

鐵四部分同學在大字報中寫道：劉先生對治校的意見是：反对黨委包辦一切，不走群眾路線……他也反对教授治校，強調學校中黨的領導，特別是政治思想和組織工作的領導，他所說的內行人並非單指教授、講師、助教而言，也包括黨政工會等各方面的內行人……不應當簡單地從內行人三個字來得出他反对黨的領導的結論。

在簽名張雅琴等的大字報寫道：劉教授的發言明明寫着，要求把學校交給內行人（教授、講師、助教）反对“黨委治校”，“共產黨在學校中設立黨支部，領導全院的思想政治教育，督促各種工作的實施和完成”（見院刊68期四版）我們沒有看到“黨委也是內行人”的說明，……主張成立院委會，但反对它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因為這樣做實質上是取消黨的領導作用。

圖書館出納股接着寫道：劉先生叫黨在學校只成立一個支部，去管理黨員和學生的思想工作。言外之意就是：去你的，少管我們學校大事，學校大事由我們“內行人”——教授來管。

在李中凡等的大字報中寫道：我們堅決支持華鳳謙教授的發言，社會主義是不可動搖的，黨的領導是決不可削弱的。正如華教授所說，反对黨的領導就是我們的敵人；削弱黨的領導就是敵人的幫兇！

數不清的大字報在爭論着治校問題，究竟是誰的主張對呢？……

是的，社會主義是不可動搖的，黨的領導決不可取消！所謂“內行人”治校的本質，經過爭鳴剖析，群眾是能夠見到它的真面目的！

這是什麼言論

軋三宋冀生等發表了劉景芳教授的言論和

右派份子的言論比較的大字報，列出了一些材料：“楊玉清在五月卅一日說：首先在北京的上級幹部要下轄，不但要下轄，有的還要下台。

劉景芳說：要求把學校交給內行人辦，反对黨委治校。

取消老干班，原因是數學教研組大多數教師已聲明，下學期不願再教這個班。”

“儲安平說：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最終根源。

劉景芳說：鋼院主宗官集團是由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領導幹部們自覺形成的。……”

“章伯鈞要建立一個政治設計院；劉先生說：教學人員處於從屬地位，即只能參加施工，而無權設計。”

這張大字報貼出後，又引起了一場爭論。鑄60.1同學認為：右派是沒有模型的，這是錯誤的，粗暴的推理。鐵四有同學也發表駁駁三同學：“……如果是一種學習資料，僅能供參考討論，那為什麼一定要與右派份子生硬的放在一起？我們反对沒有理由的、不慎重的亂加比較和準備給人扣上一頂大帽子”。

金竟芳等寫道：“我們並不需急于確定誰是右派份子，而在于分析言論的實質”。

於是軋三的同學又寫道：比較不是結論，和左派無從比起，僅能和右派比，並指出：

“劉教授的十點意見會把鋼院引向何處去，你們研究了沒有？”（見院刊1957.6.11.第四版）人的好壞將來再判斷，話的好壞現在可先辨明；最後也指出毛主席的區分鮮花和毒草的六項標準，而且也強調：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

相三四的同學說得好：我們愛老師，我們更愛真理……右派是可以鑑別出來的，它並不受任何社會職業和社會地位的限制，只要我們立場堅定，是非分明。

讓我們永遠記住列寧的話吧：……在對事變作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地和公開地談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沒有一個活着的人能夠不站到這個或那個階級方面來，能夠不以該階級的勝利為快樂，以其失敗為悲痛，能夠不對於敵視這個階級的人，對於散佈落后觀點來防礙這個階級發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憤怒！”

我是怎樣來看儲安平的言論的

政治教研組 楊世經

(根據討論中的發言整理而成)

目前在我們學校里，正展開着對儲安平觀點的討論，意見是相當分歧的，反映着兩種根本不同的觀點的對立。

我以為儲安平的言論不單純是孤立的某一個人的觀點問題，而是一種社會現象，代表了目前時局中的一種趨向。因此，對儲安平的問題的爭論，不單純是一個具體問題的爭論，而且涉及了對目前形勢的了解與看法。

所以，我願意從這個方面出發，來分析儲安平言論的實質。

(一)

什麼是目前國內形勢的特點呢？那就是：目前，我們正處於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鬥爭中，我們正在兩條戰線上展開着戰鬥。一方面，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正在善意地幫助黨整風，整風運動正在深入地進行；另一方面，右派份子正乘機向黨進攻，遭到黨和人民的反擊，這里展開着右派與反右派的激烈鬥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為什麼會有着兩條戰線的鬥爭出現呢？它背後的历史條件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我國現在正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社會關係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剝削制度已經基本消滅，人民內部的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的矛盾。

隨着社會關係的變化，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變化。但是許多同志的意識變化落後於形勢，這就會妨害正確地調節人民內部的關係，造成人民內部矛盾的緊張化、複雜化。

為了更好地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作為領導者的共產黨必須同時改造自己。於是黨提出了全黨要進行一次深入、普遍的除“三害”的整風運動。目前整風運動正在很好地展開。這是這一條戰線的性質、特點及其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資產階級思想還在各方面與無產階級思想爭奪陣地和領導權。在目前历史的大變革時期，特別是乘着黨的整風運動的展開，這種鬥爭在思想戰線上猛烈地、全面地展開了。於是我們看見這些口號和言論都提出來了。

“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壞”。“共產黨是特務”。“不要共產黨的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統購統銷搞糟了”，“肅反搞糟了”。“肅反是庸人自擾”。“反革命分子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個錯誤”。“社會改造三大高潮都是人為的冒進”。“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取消少先隊組織”。“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害的根源”。“大多數群眾都是沒有頭腦的應聲蟲”。“靠近共產黨的都是假積極，想拍馬屁，是唱花臉的小丑”。

大家看看！這是些什麼話？反對黨，否定一切，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人民。這就是目前出現的右派言論，它們渾身滲透着敵對階級的情緒，這就是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按其實質來說，就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猛烈進攻，這場鬥爭帶有強烈的政治性質。這是另一條戰線的性質、特點和它的历史背景。

由此可見，目前形勢的特點，就在於我們同時處在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線上，一條戰線是黨的整風運動，另一條戰線是右派與反右派的鬥爭。

當然，在實際生活中，社會現象十分複雜，這些鬥爭在錯綜複雜地進行着，交錯着，不容易一下子完全辨別清楚。但是由於它們的出發點、性質、意義都是根本不同的，代表着兩種完全不同的趨向，是兩種力量，涉及兩個方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問題。因此還是可以分辨，而且必須分辨的。

那麼怎樣來分辨呢？區分左、中、右的標準是什麼呢？

從根本原則來說，黨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所提出的十月革命道路的五點，就是區分的根據。

不過由於這場鬥爭是在黨的整風運動開展中進行的，因此這種分辨的標準，還帶有目前時局的特點。所以我們可以簡單說，區分的原則就在三點，你是贊成或者是反對共產黨的領

導，你是贊成或者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你是贊成或者是反對社會主義。

贊成和擁護者是左派，反對的是右派。這些原則也就是區分那些善意的或者非善意的幫助黨整風者的標準。（本人註：完整全面的區分標準，應按毛主席最近發表文章中提出的六條，因為這篇文章發表時我已寫好發言，就來不及加以闡敘和說明了）。

所以善意或非善意完全不具體提意見的態度問題。有人用態度的粗暴和尖銳等作為區分的根據是不對的。你可以意見提的十分尖銳，態度也不冷靜，但只要不是反對上列三點，是贊成和擁護的，那你的態度就是善意的，雖然具體提出的意見不一定都是正確的。

至於有一些人，態度好象很好，講話非常謙遜、客氣。他說：“我的意見考慮不成熟，也許不對，主要是供你參考……意見嘛！也就是這麼一點，那就是請你共產黨下台”。這就不是善意的。

我們黨整風，是想更好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以及黨的領導。你已經根本反對它了，還談得上什麼幫助黨整風、改缺點，這怎麼能說是善意的？至於說態度好象客氣，那跟不客氣在實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這只是形式，表面問題，而根本的內容却是反對黨，善意在那裡呢？這種觀點、思想怎麼不是右派的呢？

上面講的就是目前時局的特點，區分右派的根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全體人民的任務，就是要同時展開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積極幫助黨整好風，另一方面堅決與右派思想劃清界線，進行反右派的鬥爭。目前許多人對另一條戰線的性質、方向、情況還了解不足，因而我們特別強調反右派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

其所以要反右派，從根本原則上說，即前面說的，我們任何時候都要為保衛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以及黨的領導而鬥爭。從目前情況來說，其所以必須大力回擊右派，還因為如不大力回擊右派的進攻，整風就不能正常地進行下去了。

是非不分，混亂着群眾的思想，群眾怎樣再繼續幫助黨整風？黨又怎樣接受那些正確意見，解釋不正確的意見呢？現在右派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治病，而是要命的問題，已經不是整三風，而是要黨下台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怎能使整風運動仍正常地進行呢？

所以結論就是：繼續幫助黨整風，同時大力展開反右派的鬥爭。

(二)

了解了目前時局的特點，目前我們處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中。再回頭來看看儲安平的言論，就比較容易了解了。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說儲安平問題，乃是一種社會現象，反映了目前時局中一種趨向。那麼儲安平問題到底屬於什麼樣的性質，這裡的爭論屬於什麼戰線的鬥爭呢？怎樣觀察這個問題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發現爭論中有相當一部分意見的分歧，在於觀察問題的方法有了錯誤，不正確，這種方法妨害我們正確去觀察問題，因此我願意提出要正確觀察這個問題，正確的方法是什麼，不正確的方法是什麼。

1. 不孤立地看儲安平的言論，儲安平是民盟盟員、光明日報總編輯，他與許多人的關係都值得我們注意。總之，要把這篇言論與他最近的活動，以及整個民盟的動向聯繫起來，把其他材料作為了解這一篇文章的背景。

這樣的方法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這個問題。但是並不如某些同志所說那樣，只看這篇文章就看不出它的反動性，好象只有聯繫起來，才能看出它的性質。不，聯繫起來有助於我們分析問題，但也只是有助而已，至於這篇言論的右派性質，那是文章內容本身已經具備了的。

這篇言論的背景怎樣呢？有那些材料可供參考呢？根據我極不完備的歸納報上材料如下：

a. 在儲安平領導下的光明日報最近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不是偶然的。

b. 儲安平是九三學社社員，中委兼宣傳部副部長，但是他的言論發表並未經他們社看過，却給羅隆基看了。問他，回答是“沒時

間”。許多人為此表示非常奇怪，感到這是不正常的關係。

c. 章伯鈞說儲安平言論打中了共產黨的要害，可是事後又說沒有必要發社論反駁他。

d. 民盟一些中央負責人章、羅，最近提出了許多右派言論，並向地方盟有指示，越來越多材料揭示背後的活動，而儲安平與他們關係很好，很接近。

e. 陳新桂與儲接近的，他說儲的觀點沒有展開，其實就是指未明顯叫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害的根源。

f. 儲安平的發言稿預先寫好交給記者發表，連標題都有了，說一切連標題都不能改變。可見他是仔細考慮過的。

g. 有九三學社中央秘書長說，目前右派活動有三個方面，一是理論上進攻，（儲是奇怪的理論家）。一是政治策略上攻擊黨，說整風只能提缺點，反批評就是“收”，人民有顧慮了。政治綱領是輪流執政、成立上下議院、政治設計院、撤出公方代表，黨退出學校，黨不能領導科學。這反映了右派活動的圖畫。

h. 許多人不滿說，有人在整風中譁眾取寵，搞政治資本，民主黨派中出現了一些政治野心家。

這些材料可供參考。

1. 要了解目前階級鬥爭的特點，右派活動的特點。我們知道，階級鬥爭的形式是隨着力量的對比、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目前馬列主義佔統治地位、共產黨的巨大威信、人民有了相當的覺悟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公開反對社會主義，反黨是極危險的，一下就暴露和孤立了。

因此象葛佩琦、王德周這樣的人是極少的。從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觀點看來，這也是極不聰明的，他們會採取更合適的形式，採取一般群眾所能接受的形式。

因此如果認為誰的發言，沒有赤裸裸的公開反動或不是右派言論，或者以為整篇言論沒有一點正面的意思，沒有抓住任何現象或材料，才是反黨的，才是反動的。這是不了解目前階級鬥爭的特點、右派分子的活動的特點。這是把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化了。

3. 當我們來分析一篇言論的實質的時候，它是否屬於右派觀點的時候，當然首先要注意他提出的事實和現象是否正確，如果事實都不正確，那當然言論就不可能正確。

一般說來，右派言論總是誇大了事實，歪曲了事實，因而從這方面容易了解的。

但是光看這一點是不夠的。因為某些錯誤的善意意見，也可能是不符合事實的，那麼怎麼區別呢？而且右派言論所提出的現象也不可能都是錯誤的，毫無根據，甚至有時所提的現象，的確象他所說那樣存在。那麼怎樣來了解他的觀點呢？

我覺得關鍵問題就在於，看他怎樣來解釋這些現象的？他是從什麼觀點，什麼方向來分析這些現象的。

我們知道，同樣是對一種現象進行批評，但是兩種批評可以具有不同的性質。例如同樣對教條主義的批評，可以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也可以是修正主義的批評。

又譬如抓住了一個小偷，也可以有不同的批評。一種說“什麼事不可作，偏要作小偷，真可恥”。另一種說“唉！笨極了，也不看看時間、地點、條件，這樣的偷法！”你看！同樣的批評卻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是批評他不該偷，後者只是批評他偷的笨。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篇言論是從什麼觀點，什麼方向來批評、分析這同一種現象，是從左的方面批評呢？或者從右的方面批評？

4. 應該客觀的，不能用自己的思想觀點來代替或解釋別人（作者本人）的觀點。我們同學一般比較單純，生活經歷比較單純，因而看問題總帶有自己生活經歷和範圍的特點和局限性。這樣，用自己的單純想法去解釋別人的看法，是不會客觀和科學的。這也會歪曲別人的觀點，雖然是向好的方向歪曲。

當然這也不是說，我們就可以把別人的觀點隨便複雜化，並要知道誇大也是歪曲，也不是客觀、科學的態度。總之，應本着他文章自己的思想來分析和判斷它。

(三)

現在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看看儲安平的言論了。怎樣看他的觀點才不致歪曲和斷章取義呢？我以為就是看他的基本思想，抓住他的中心思想。

有人說：從一篇文章中引證或取出一兩句話就叫斷章取義。這是不對的。辯論中必須引

(下轉第四版)

黨委不能退出學校

高 詒 善

我是反對教授治校和民主辦校等提法的。黨在我們國家各項工作中的領導，這本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而在整風運動中，一些右派分子極力渲染我們黨的缺點，認為黨委是沒有決心的，三害是不可克服的。有人惡毒地說鋼院黨委是以魏景昌同志為首的自覺形成的宗派集團，黨委制是產生三害的根源。從而得出結論要黨退出學校，把學校交給內行人去辦；要成立脫離或削弱黨的領導的普選的最高決策機構的院務委員會等等荒謬言論。

現在就談談教授治校。抗日戰爭以前我是在清華讀書的，當時清華是全國聞名的教授治校的大學。在二三十年前提出這個意見，是為了拒絕反動統治勢力跨進學校的大門，在這一點上有它的進步作用。當時清華的校長是“無為而治”的。學校大權如聘請教師、教務長、院長人選、發展計劃，通過畢業生、選送研究生留美等等，都是由教授會或教授評議會（教授會是所有教授都參加的，教授評議會是教授中最有權力的幾個人組成的）決定的。年輕教授在教授會中是沒有資格發言的。這種局面實際上就是寡頭的學閥統治。院長由教授會推選二人，最後由校長任圈一人。北方說，工學院院長，每年照例是選出施嘉燭（現在清華教授）和顧毓琇（和國民黨有關係，後來當了偽教育部次長，現在美國）二人，校長照例是圈定顧毓琇。原因是顧和反動政治有聯繫，又和洋行有來往，學生畢業後可以往洋行介紹工作，呆上一二年就有機會到國外實習或讀書。真是不折不扣的學閥而兼買辦。在聘人方面凡是在清華讀書的一般要清華畢業，要留美，而且多半還限於美國的幾所大學。許多有學閥而非清華出身的很難留在清華工作。這就形成了嚴重的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並發展到其他大學中去。例如抗戰時期，在前中大就有南高派、東南派、中大派及清華派。（中大前身是南京高等師範和東南大學，解放後與金陵大學等合併為南京大學）這些派系在學校中互相傾軋，爭權奪勢，弄得烏煙瘴氣。清華教授會在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期，也是出面反對學生罷課的，當時許多教授都勸學生不要搞政治，要把書讀好。當時清華教授會中許多有名人物還有很多。今天雖然在為美蔣服務。說起來並不光彩。今天主張教授治校，反對黨在學校中的領導，那是一種倒退的想法。問題在於幫助黨搞好整風，克服三害，從而黨委能更好的發揮教授們的積極性，教授們能真正參與學校的有關工作，貢獻自己的意見。教授的主要精力還是應該放在搞好教學及科學工作上。而且鋼院教授總人數也不過三十餘人，講師助教的人數比教授多得多。我們今天也不能以為頭髮白了，就能比青年人更全面深入地考慮問題，必須和青年人坐在一起談問題，才能豐富我們的智慧，彌補自己的不足。應該承認新老之間是有矛盾的，我們並沒有多少德能能讓青年人折服。

其次要搞清一下這幾年我們黨領導學校究竟有沒有成績，缺點究竟有多大。是成績為主，還是缺點為主。首先應該看到鋼院黨委確是在貫徹黨中央的教育方針，我們辦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等學校，進行了教學改革，學習蘇聯等等。當然在教學改革和學習蘇聯的工作上還存在着缺點，這些也正在總結經驗加以改進。試想如果不進行對舊大學的改造，我們能夠在這短短幾年當中為國家培養出足夠數量和一定質量的幹部嗎？今天在清華讀書的很多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我們黨從來沒有對這些青年加以歧視，並且青年在黨的教育下有很多已改變了立場，這些有不少人成為共產黨員。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學生的成份也逐年有所改變，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說這些都對，但就是解放以後畢業生的質量低，不如過去。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要談畢業生質量，先得分析一下是那一年畢業的，是二年制專科畢業的，是三年制抑或提前畢業，還是四年制畢業的。解放之初，運動較多，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五二年以前畢業的，的確上課時間少，影響學生質量，這是不得已的。五二年以後學校基本上安定了，也都按照正規時間進行學習了。今年畢業的學生就按照規定讀了四年書，質量究竟如何？我們五年制的學生還沒有畢業，將來質量又如何？我個人覺得從平均質量來講，解放以後畢業的學生不比解放前差，而且一般要較解放前好。學冶金、金相、采礦的同學可以問一問現在的老師，他們有很多學生在舊大學礦冶系畢業的，請他們談談是

不是這種情況。如果從三好（業務、政治、身體）來看質量，那今天的學生比過去高明得多。舊時代有些大學比較好，但那不是我們今天的方向，那時候好的大學投考學生以萬計，錄取者不過百數十人。原料好，培養容易，這是事實。過去有嚴重的天才教育思想，那是資本主義方向，今天要不得。還應該看到，就拿北京來說，舊時代有不少糟糕的學校，學生在公寓里住了四年，壓根就沒有去學校上課，到時候一樣畢業。他本人呢，在這四年里也無非學會了一些舊社會的人情味和幾句京腔罷了。因此籠統地說我們今天學生的質量比舊時代低，是不足以令人心服的。當然我們也不否認教育工作有缺點，要改進。我們今天學生動手差，外文差，這是事實，要改進。在學習蘇聯上還有些不切合中國實際的毛病，這也是事實，要改進。所以我們今天不斷地提出提高教學質量。特別是國家提出了要在十二年內在某些學科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如果不培養出一些優秀的青年，要達到這個要求是很難的。

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階級鬥爭勝利的黨，也必然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向自然鬥爭的勝利。我深信不疑在黨的領導下，今天青年一代必定會出現許多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他們一定會勝過今天的中年和老年一代。黨不能退出學校。覺悟了的知識份子必然會團結在黨的周圍，努力作好人民教育工作。

內行人辦校的實質

方 正 知

教學內行人辦理高等教育是否一定就是內行？教學不內行人辦理高等教育是否一定就是外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辦好高等學校的主要條件是什麼？我認為主要條件是：

- (1) 全體教師和全體職工同志的忘我勞動；
- (2) 要堅持社會主義教育原則；
- (3) 正確貫徹上級黨的方針政策，例如學習蘇聯、知識分子政策等等；
- (4) 進行共主義教育，提高教師職工的政治覺悟；
- (5) 團結群眾，發揮群眾的一切積極因素，特別是有經驗的年老教師的積極作用。

無容否認，高等學校工作以教學（科究）為其主體，而教師又是教學的積極實行者，教師在高等學校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教學怎樣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怎樣才能發揮它的積極作用，這已經不是僅僅教學本身所能解決的問題。從上述條件看來，辦好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是十分複雜十分艱巨的事業，不單純是教學上的問題。很顯然，即使在學術上很有成就，在教學上又富有經驗的專家，而對着這樣的任務，就我們國家情況來說，也還不見得一定就是內行。再就另外一方面來看，只懂得社會科學規律而對自然科學規律懂得不多或者很少，雖然具有相當政治鍛鍊，較能掌握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具有一套走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但對教學工作了解不深或者很少、對高級知識分子思想規律了解不透的人，而對這樣的任務同樣不能算是內行，但也不能算是十分外行，因為他們是具有上述一些條件的。而且領導一個學校和領導研究生、領導教學活動，在領導方法上，還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開始階段可能他們做得不太令人滿意，雖然有不少缺點，對於高等學校的領導工作大體說來他們還是能夠擔當起來的，平地建立起這樣新型的學校不就以說明這一點嗎？（我無意否定廣大教職工的勞動成果）。由此看來，所謂“內行人”與“外行人”都是相對的，嚴格說來大家對於辦社會主義教育說，都還有些外行。我說這句話並無意否定年老教師們的學術成就和教學經驗，並且這些經驗對於辦高等教育來說確實是很可貴的，領導上應該很好吸取它。

也有人說在蘇聯不都是內行人在領導高等學校嗎？不錯，在蘇聯是有這樣的內行人，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都是內行，我們如果也有這樣的人來辦學校，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了。不過目前在我們辦不到，將來是可以的。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不都是先由外行逐漸成為內行的嗎？在政治上是如此，軍事上如此，經濟上亦如此，我相信在文化科學方面亦將如此。有人要不懂得教學的院長先生學習業務，等到會開課了再來領導學校，現在既然是外行，就得先讓我們內行人來辦。我也認為學校領導要很好學習業務，有的可以鑽研教育行政，有條件的可以鑽研教學。不過說出上面一番話的人們

其用意是很明顯的：就是要共產黨退出學校。其理由就是共產黨對教學是“外行”而他們是“內行”，內行事為什麼不交給“內行”人辦？其實共產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除此以外我們黨沒有、也不應當有任何私利，（如果有這方面的缺點和錯誤，我們必須堅決地加以消除）；假若有真正內行的人能夠更好地擔當起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這一領導工作，對人民事業能作出更多的成績，我想我們黨倒不一定非要派黨員來做學校的領導，有黨的領導就可以，中國社會之大，社會主義事業之多需要黨的干部的地方還多得很。（說到這里我順便提一下，我很不同意劉景芳先生的“對往日有汗馬功勞的黨員也應當有所安插……”的說法）問題在於自稱“內行”的人，對於辦社會主義教育還是外行！

劉景芳先生認為學校要交給內行人辦，而“內行人”就是教授、講師、助教。他反對“黨委治校”，不過似乎“客氣”一點或者說含蓄一些，他還未說出共產黨應退出學校，他要求以校務委員會治校（教、講、助、職工、學生代表組成），院長為當然主席，院長須在學術界有相當地位，共產黨在學校內設立黨支部，領導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督促輔助各種工作的實施和完成；原因：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領導黨，教育須為無產階級服務。不要黨領導學校工作，只要黨領導思想教育，實質上還不是取消黨的領導與共產黨不領導學校工作，黨的方針政策又如何能夠得以正確貫徹呢？社會主義的高等教育，又如何能夠順利進行和發展呢？這一根本問題，都不能保證，還談得上督促和輔助嗎？督促又有什麼用呢？再者辦社會主義教育這樣複雜的工作如果不依靠共產黨這樣嚴密的組織，所謂“內行人”又有什麼本領能夠進行領導工作呢？沒有共產黨發動群眾，團結群眾，所謂“內行人”能發動群眾，能團結群眾來搞好學校工作嗎？劉先生好象是還沒有離開基本立場，他在最後提到教育須為無產階級服務。其實我覺得他是拿這句話當作幌子，社會主義教育當然要為無產階級服務！不過按照劉先生的設計，共產黨只設個支部來領導思想教育和黨支部治校，這樣在鋼院就能保證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嗎？這顯而易見地是不可能的。正是因為這几句话迷霧了一些人，使得有些人覺得劉先生並未說不要共產黨領導呀！其實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的人在表達方式上是很下一番功夫的，是多有其巧妙的。我覺得“內行人治校”的實質就在於此。

共產黨要領導各項建設事業，也要領導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這究竟為什麼呢？現在還有極少數人不歡迎他來領導，而他又為什麼毫不客氣地非要來領導不可呢？我不想就革命理論以及共產黨不領導後果如何，單就六月十七日工會舉行的“如何治校”專題鳴放會的情況來看就足以解答這個問題，原因就是大家都歡迎共產黨領導，儘管現在揭發出來某些共產黨員有不少缺點和錯誤，但是大家通過自己閱歷與新舊對比，仍然覺得還是共產黨領導好，堅決反對別人來奪取共產黨的領導權或者企圖削弱共產黨的領導。華鳳謙教授在最後的發言中指出：誰要想奪取共產黨的領導權，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誰要想削弱共產黨的領導，誰就是敵人的幫兇！這句話博得了大會群眾的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真是遺憾得很，劉景芳教授沒有來聽年老教授們的正義呼聲。我看這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與劉先生心目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风度又有什麼相似之處呢？

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這樣“當仁不讓”一定要來領導高等學校呢？真是為了象劉先生所說的“以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領導幹部自覺形成的主宗官集團”的利益嗎？對於共產黨的缺點和錯誤，歡迎予以尖銳的批評，被批評者不應該注意批評者態度和詞句，有時火辣尖刻一些，甚至破口責罵，只要是這些批評在根本上仍是善意的，那麼被批評者都應該肯定批評者的正確部分，不能因為似乎惡意的批評形式而否定了善意的批評實質。何況劉先生在肅反中受到了一些委曲，氣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劉先生不企圖取消或者削弱黨的領導，是以“主宗官集團”來誣蔑鋼院的黨組織，我看儘管劉先生的批評態度再那樣一些，意見再尖銳一些，內容與事實無論出入到何種程度，大家都認為這還是善意的批評，仍然採取歡迎的態度。可是劉先生不是這樣，請問劉先生是要把黨整好呢？還是整垮呢？是要加強黨的領導，還是要取消或削弱黨的領導呢？黨要領導鋼院難道就是要保持劉先生心目中的這個“集團會”的利益嗎？很顯然這是嚴重錯誤的。某些少數黨員是有嚴重的缺點，但你有什麼事實足以說明鋼院黨組織已經蜕化為私人集團呢？中國

(下轉第四版)

